

中国
励志
红色经典

苦菜花

KUCAIHUA

冯德英◎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红色经典 励志中国

苦菜花

KUCAIHUA

冯德英◎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苦菜花/冯德英著;胡春辉等改编. —长春: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09. 5

(红色经典励志中国)

ISBN 978 - 7 - 5387 - 2645 - 9

I. 苦... II. ①冯... ②胡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—缩写本 IV. I 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49597 号

苦 菜 花

作 者	冯德英
出 品 人	张四季
责任编辑	赵 岩
出 版 社	时代文艺出版社
地 址	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邮编: 130011
电 话	总编办: 0431 - 86012927 发行科: 0431 - 86012952
网 址	www. shidaichina. com
印 刷	北京同文印刷责任有限公司
发 行	时代文艺出版社
开 本	880 × 1230 毫米 1/32
字 数	80 千字
印 张	5. 125
版 次	2009 年 5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10. 00 元
版权所有	翻印必究

 1

王官庄在胶东山区，是个一百多户人家的大村子，四周都是山。村上的房子顺着南山根一条沙河排下去，像一条蛇一样睡在山麓下。母亲的打谷场，在村东头，而家却在最西北角上，后面紧靠着山，再没人家了。

母亲，她今年三十九岁，看上去，倒像是四十开外的人了。她的个子，在女人里面算是高的，背稍有点驼，稠密的头发，已有些灰蓬蓬的，在那双浓厚的眉毛下是一对大而黑的眼睛。现在，眼角已镶上密密的皱纹，本来水灵灵的眼睛失去了光泽。

大女儿娟子十八岁了，长得同母亲差不多高，生得粗腿大胳膊的，脑后梳着根又粗又黑、用红头绳扎得结实实的大辫子。

儿子德强今年十五岁，高小就要毕业了。德强刚上学时，因家里穷，用砖瓦块当石板，滑石当石笔。他穿戴的不好，用的又赶不上人家，这天真幼小的孩子，常

苦菜花

常受别人的嘲笑和欺侮。他没有别的法子，只有向母亲哭闹，躺在地上打滚，非要和人家一样的东西不可。

“孩子，别比人家，咱们穷啊！好孩子，听妈的话，念好书要紧！”

这位勤劳的母亲，费尽心机来装扮自己的儿子。衣服虽旧，她做得使儿子穿上合身而又整洁。她用一件出嫁时穿的旧夹衣的蓝格布里子，给孩子改做成一个小书包，虽不如别人的新，可是手巧的母亲做的样子却比别人的好看，使儿子能擦干泪水去上学。

母亲的这一切感染着儿子，渐渐地德强不再向母亲哭闹，缺什么也不向母亲要了。他牢牢记住父母的话，刻苦地学习着。

一天，母亲发现娟子在摆弄着那支陈旧的已有红锈的猎枪，悲恸着无力地说：“孩子，你要做什么？！你知道你……你爹……”

“妈，你别太伤心。我记得，全记得！”

原来冯仁善、冯仁义是同胞弟兄两个，仁义的儿子德强在念着书。几辈没个识字的人，弟兄俩下决心供一个学生。仁善的老婆，生下第一个孩子不久就去世了。丢下一个儿子德贤，也是娟子的母亲——仁义媳妇照养大的。德贤十八岁娶了亲。由于这媳妇又俊俏又勤快，被村中的大地主王唯一的儿子王竹看上了，非要霸占，



愤怒的仁善将王竹打个半死。结果家被人放火，仁善被吊在梁头上，浇上煤油，烧成灰了，德贤和他的媳妇被打死。仁义被逼逃离了家乡。母亲一个人艰难地拉扯着娟子、德强、秀子、德刚、嫚子几个，大孩子少衣服叫妈妈，小孩子饿了哭妈妈，他们是他们的一切。母亲没叫德强停学，她整天怀里抱着、手里扯着孩子，在山上、地里爬来滚去。吃的什么饭，穿的什么衣，那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呀！

而现在，母亲看见女儿拿土枪，不由得浑身颤抖着，恐惧地说：“孩子，你怎么又拿出它来啦？可不能再惹祸啊！你再有个三长两短，叫妈可怎么活啊？唉……”

娟子给母亲理了理头发，擦干眼泪，“妈，我不像俺爹一个人，拿着鸡蛋碰石头，我们有很多人。你放心吧，我一定替全家人报仇！我们有了组织，就是穷人集在一起，力量就大了。我们有共产党——就是些最好的人，来给咱们带头，打鬼子，杀王唯一、王竹这样的大坏蛋！”

当晚，在王官庄党支部书记冯德松和姜永泉的带领下，暴动的人们捉住了大地主王唯一，他的汉奸儿子王竹逃脱了。

第二天清早，娟子要母亲来开公审大会，并要她在会上把过去的冤仇说出来。王唯一被两个全副武装的青

苦菜花

年五花大绑押上台，娟子和兰子也紧握着枪，很威武地站在台子两边。这使人们格外感到惊讶和新奇。

姜永泉对大家说：“乡亲们！从今天起，这里的天下就是咱们自己的了，咱们老百姓要当家做主啦！王唯一无恶不做，欺压穷人，鬼子还没来，他就先当上了汉奸，出卖咱中国。现在咱们要打倒汉奸，组织自己的政府，一心抗日救中国。”

母亲看到王唯一的樣子，心跳得非常厉害。啊！这么一个过去谁也不敢碰一碰的大恶人，就这样完了吗？这是多么巨大的变化和突然的事啊！瞅着跪在台子上发抖的王唯一，母亲眼睛渐渐迸出愤怒的光，恨不得上去咬他几口，撕他一顿。可是有一种东西使她止住了脚，她本能地感觉到在这种寂静中的恐怖。她浑身一震，又紧闭上嘴，于是，唇边的深细皱纹又显现出来。她微微地摇摇头，心里像有块石头向下坠。

娟子看着母亲的一举一动。她尽量想把自己的渴求眼光同母亲的目眀对起来，可是母亲像是有意在回避，看也不看她一眼。母亲和人们的懦弱与沉默，使娟子非常气愤。她气红了脸，见姜永泉向她努嘴，就毫不犹豫地冲到王唯一跟前，激动愤慨，使她的声音有些颤抖：

“王唯一！你还记得两年前的事吗？”她又朝向人群，人们被惊醒似的抬起了头。“乡亲们！你们谁都记得，俺大爷一家三口是怎么死的，我爹如今不知下



落……”

人群开始骚动。他们——这些质朴的农人，怎能忘记同类的命运呢！娟子的叙述像熔铁炉里的铁流，滴打在每个人的心上。他们联想到自身的不幸，同情和痛苦的热泪，从愤怒的眼睛里，泉水般的涌出来。女人都哭出声来了。

台下愤怒的人们不顾一切地冲向台子，用沙子、石头打向王唯一。人们在大声地诉着苦。苦啊苦啊！他们的苦楚是诉不完的！辈辈世世的眼泪是流不干的！

姜永泉被愤怒的火焰炙烧着，大步走到台口，代表抗日民主政府，宣布了王唯一的罪状，判处王唯一死刑，立即执行枪决……

人们平静下来后，按照上级的指示，区政府代表姜永泉宣布：除了留给王唯一的家属够维持生活的财产外，将他的其余财产全部没收，分给贫苦的群众。接着产生村政府，选举村干部。德松当农救会会长，七子是副村长，玉秋、大海分别当了民兵队长和青救会会长。可是一听说组织女人参加妇救会和青妇队，娟子和兰子两个闺女要当会长和队长，人们都轰动起来了。

他们在刚看到娟子和兰子两个姑娘，背着枪和男人在一起时，就感到新奇惊讶。可也只顾新奇的一瞥，来不及有别的心思去注意。因为更大的天崩地塌的事情在发生，仇恨和悲惨的过去捆住了他们。但当这件事

苦菜花

情——王唯一被处死以后，他们的心又收回来了。可怕的封建毒虫悄悄地从他们的心底爬起来，伸头长大，冲锋陷阵了，特别是那些老太婆、老头子闹嚷得最厉害。母亲站在人堆里，也感到冷起来。

这时族里的四大爷气势汹汹地来找母亲。

“快去把她拖回家去！快，快快快！”

母亲抬起头，越过许许多多的人头，望着台上的女儿。台上的人们，都睁大眼睛注视着她，好像在说：“老人家，就看你的啦！”

娟子两眼噙着泪水，紧紧地瞅着母亲。啊！妈妈太可怜了，她要去护住她！娟子正要冲下来，但被姜永泉拦住了。他对德松、玉秋说了几句，他俩就跳下台来。

母亲觉得那人做得很对，她也是不让女儿下来呀！他似乎知道她心里想的什么。

母亲闭着嘴，咬着牙，显露在嘴唇两旁的皱纹更深了。她用力把怀里的孩子护住，仿佛要准备挨打似的。她的心在乱翻乱绞。她非常怕这个长辈，他有权叫一个女人死去。不是有的女人犯了“家规”“族法”被处死过吗？她本该去拖着女儿回家，好好教训她一顿，再不准出门惹是非，叫做妈的担惊受怕，受人责骂，把心都揉碎了。然而，有种东西，像是一把火从她内心烧起来，把她屈从哀怜的眼泪焚干了。女儿有什么不对呢？她杀死了一家的大仇人，她和男人一样的上山下地。女



人就该比男人矮一头吗？不能同男人一起做事吗？唉，女人，女人生来就命苦。啊，娟子！娟子是好孩子，不能让她受委屈，有多大罪自己来受吧。孩子没有错！

母亲那善良驯顺的心，被愤怒的火燃烧着。她大声坚定地说：

“四叔！你愿怎么做，就怎么做好啦！孩子是我的，别人管不着。我不叫！”

老头子一听，张大嘴巴，恼怒地抡起拐棍……被德松等人拦住了。

母亲两眼盯着地，一声不响。

姜永泉和台子上的人们，舒口气，又激动又兴奋地看着她。

娟子两眼含着泪珠儿，像小孩子似的笑了。

一阵按捺不住的悲喜暖流从母亲心里涌上来，她要发笑了。不，她又看到女儿的神气，啊！她的孩子也是个参与者呀！这是动枪弄刀的事啊！恐怖的寒流，强有力地向她袭击，她又颤抖起来了。可是她到底有过几次的经历，想起女儿说的一些话，心，安定一些。

姜永泉说：“大娘，你不要害怕。你看，王唯一不是被咱们打倒了吗？只要咱们穷人都起来，跟着共产党走，就能当家做主人，再不是财主的天下啦。现在鬼子侵占咱中国，大伙要一条心打走鬼子，好过太平日子。”

母亲静静地听着。她心里那糖一样的东西愈来愈



甜，那块苦涩的东西渐渐在消失。她心里豁亮了好些。

“姜同志，你看俺家娟子能行吗？”

“大娘，她很行。她很能干！”

“噢，就是个女孩子家的，怕人笑话。”母亲嘴上这么说，心里却有些兴奋。

“不，大娘！咱们新社会，男女讲平等。往后哇，女人也一样做大事。”姜永泉想起军队里的生活，兴奋地说：“大娘，咱们八路军里，还有女兵呢！”

母亲心里那块苦涩的东西全消失了，都是甜丝丝的味道。因为从未有过来自心内的欢悦的缘故，母亲那布满纹线的脸上，浮现出一层油腻腻的红晕，放着春色般的神韵！

王唯一死后一个多月的一天晚上，国民党特务、王唯一的叔伯兄弟王柬芝奉命回到王官庄。王柬芝的突然回来，让他的妻子和女儿杏莉很惊异。杏莉是一个要求进步的姑娘，她和德强自幼青梅竹马。

王柬芝刚回来时，和外人谈起来，开头他总是说王唯一被民主政府判处了死刑，他心里也有点难受。“他毕竟和我是叔伯弟兄啊！”王柬芝有些伤心地说。

可是接着 he 马上就改变了态度，变为愤怒了。他痛骂王唯一是卖国当汉奸，在乡里犯了那么多的罪恶，他的死是罪有应得的，然后表示他王柬芝拥护共产党的做



法，他素来就同王唯一不和，这些乡亲们也都是知道的，他王柬芝是和王唯一走的两条路。

王柬芝还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的抗日爱国心。他把山坡、土地献出一部分来，又把大批陈粮交了公粮，并自愿帮助政府办小学。为了团结抗日，民主政府就叫王柬芝当了校长。学校里有两个男教员，一个叫宫少尼，另一个叫吕锡铅，他们成为王柬芝的党羽。

敌人打来的消息传得一天紧似一天，像敲破锣一样难听的飞机声，也时常出现在天空。起先人们不耐烦听干部们说什么：鬼子杀人放火呀，东西要埋藏好呀，人要准备跑上山哪……我的天，这么冷的天，跑出去娃娃不要冻死吗？经过干部们磨破嘴唇的劝说，大会小会的开，积极分子民兵的带头，总算说动了大多数人，把粮食藏起来，人准备着逃上山去。

母亲正在拾掇逃难用的干粮。她把留着过年的一点麦面，掺上煮熟后稀软的地瓜，烙了一些甜饼，给姜永泉当干粮，准备自家吃的是粗面馍馍和地瓜干儿。

德强从外面走进来，脚步是那样缓慢，他一下坐在已经揭去锅的灶台上。母亲有些诧异儿子这种异常的举动。仔细一看，啊！德强沮丧着脸，眼泪快掉下来了。母亲懵怔一下，又领会到什么似的笑笑，对他说：

“不去就算了吧。人家是要去打仗，也不是闹着玩

的，掉了队怎么办？跟着我跑还不是一样？帮我拿拿东西也好啊。”

“你不知道，别说啦！”德强把身子一扭，几乎是向母亲发火了，寻思了一刹，又转过身软和下来说：

“妈，打日本鬼子，不分男女老少都有份，我又是儿童团长，怎么能和老百姓一起，叫鬼子撵着跑，那太没出息啦！”

母亲忍不住笑了：

“呀！俺德强已不是老百姓啦……”

还没等她的话落音，只听秀子插上道：

“俺也不是老百姓，是儿童团员，也不跟老百姓跑！”

那德刚也抱着小猫跟着叫唤：

“俺不是儿童团，也不是老百姓。哥，我跟你去。”

母亲憋住笑，瞅着德强，那意思说：你可来答复答复吧！

德强的脸有些红，生气地瞪了妹妹一眼，好大口气地说：

“你嚷嚷什么！才多大一点，又是女孩子……”

秀子却不服气，把妹妹向母亲怀里一放，挺着胸昂着头走到哥哥面前，理直气壮地说：

“哼！你是团长，看不起俺团员啦！女孩子，女孩子就不行吗？刚才你还说不分男女老少……”



德强一手把又要叫嚷的德刚推到一边，站起来，脸更红了，自知被妹妹抓住理，可又不好认输，就大声朝秀子嚷道：

“你逞什么英雄？反正人家不会要你。我可是团长，怎么也能行。不信，咱们比比谁劲大。”

秀子把脑后的小辫一甩，话已涌到嘴边：“真不害羞，人家已经不要你了，还说不要俺呢。”可被母亲制止了。

“德强，快把泪擦干！你弟、妹看着笑你啦。你这孩子，平常就是泪少，这时怎么就多啦？别哭啦，等过几年你长大了，再去还不是一样？”

德强抽搐着嘴唇，说：

“妈，等我长大了，还有鬼子打吗？那时鬼子早死光啦！”

这话可把母亲问住了，“真的，鬼子能待那么久吗？”她心里想。

母亲走到南屋门口，被里面的说话声止住了脚。

“……不，秀娟！你该好好想想。就算你能行，可是大娘谁照顾呢？这么多的孩子，她身子又不好，冰天雪地的，怎么能行呢？”这是姜永泉那低沉恳切的声音。在母亲听来，是那么亲切和动心。

“姜同志，你也该为俺想想，我是共产党员，能落后吗？不该拿枪杆子去打鬼子吗？”是娟子那激动的带

点男音的声音。母亲听着心里一热一酸。

“这不算落后。打敌人不光是拿枪杆子，你可以帮助村里工作呀！”

“村里有德顺爷和玉秋、兰子他们就行了。姜同志，我不是不疼俺妈，她是需要帮忙。可是他们也可以照顾些呀！再说，还有俺大兄弟呢。”

沉默了一会，显然姜永泉有些被说动了：

“大娘她愿意不呢？”

“我想，她……”

“我愿意。去吧！”母亲一面说着，一面走进门来，她用手轻轻地把女儿脸上的几缕乱发理到头上，嘱咐道：

“去吧。放心去吧，别管我。”

“妈，你能行？”娟子这时倒真有些舍不得母亲了，替母亲整理着头发。

母亲嗯了一声，转向姜永泉，她第一次自然不自觉地称呼他：

“永泉，叫她去吧。还有，德强叫我来求你，让他也跟你们去吧。他哭了呢。”

姜永泉惊愕地忙阻止道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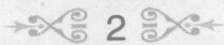
“大娘，这不行啊！他们都走了，家怎么办？再说，他还小啊！”

“家，家里有我呢。他不小了，跟着你，我就放心



啦！”母亲的话声渐渐缓下来，她用怜爱的目光，看看女儿，又看看姜永泉。在她心目中，隐约地出现了一种新鲜又模糊的感情。

半夜里，姜永泉接到情报：敌人离此不远了。立刻，村庄沸腾起来。人们如潮水般的涌出来，出了村，上了山……执拗顽固的四大爷一家留在了村里。



王官庄的人们跑出去的第二天上午，敌人丢下在村头被地雷炸死的尸首，像一股恶风卷进村里来。立刻，王官庄就翻了个个儿，变了个样。

那些没跑的人，一看苗头不对，都知道糟了。家家都用木柱子、大石头死顶住门，全家人哆嗦着挤在一起。

四大爷家的情景也是如此。他的病早飞到九霄云外去了。他吩咐儿子和媳妇赶快用木头顶住门，自己也不知从哪里来的那么大的力气，两手端起百来斤的放水桶的大石条压在木头根上。也顾不得家规，把儿子和媳妇都叫到自己炕上来，这样好壮壮胆子。听了一会，没有动静，他才叫媳妇回到东间，吩咐儿子柱子到外面看看风声。

柱子刚出门，就遇上鬼子，没说二话，就被两个鬼子拳打脚踢地架走了，另外三四个鬼子闯进屋里来。

鬼子们一个个头戴着上面有个红圈圈的钢盔，瞪着大牛眼，凶狠地满屋瞧着；接着就动起手来，把粮食囤子用刺刀戳开，那豆粒哗哗啦啦撒得满地都是；两枪把子捣破锅，几脚踢碎陈旧的柜门，把破破烂烂的衣服、棉花直往外扒，但没有一点值得他们要的东西。

四大爷跪在地上叩头哀求。鬼子们看着这老头子，嘿嘿冷笑几声，接着抬起带铁钉子的翻毛皮靴，狠狠地踢了他一顿。

突然，东屋间传出尖利凄惨的女人嘶叫声。四大爷慌忙向里扑去，但被鬼子一枪把子打倒了。他又爬起来，疯狂地奔去，又被打倒，身上挨了一刺刀，他再也爬不起来了。他绝望地躺在血泊里，抽搐着重伤的衰老的身体。

屋里面尖利的嘶叫声渐渐变成沙哑而痛苦的呻吟，后来连气也没有了……

三四个鬼子狰狞地哈哈大笑着从东间里走出来，一双双的大皮鞋踏着浓重的血浆走过，块块猩红色的血印，随着皮靴踩雪的喀嚓喀嚓声，越来越远。凡是这些皮靴踏过的地方，到处都留下血的足迹。

由于王秉芝的通风报信，鬼子找到了负伤的副村长七子的藏身之地，带着汉奸王竹去搜。